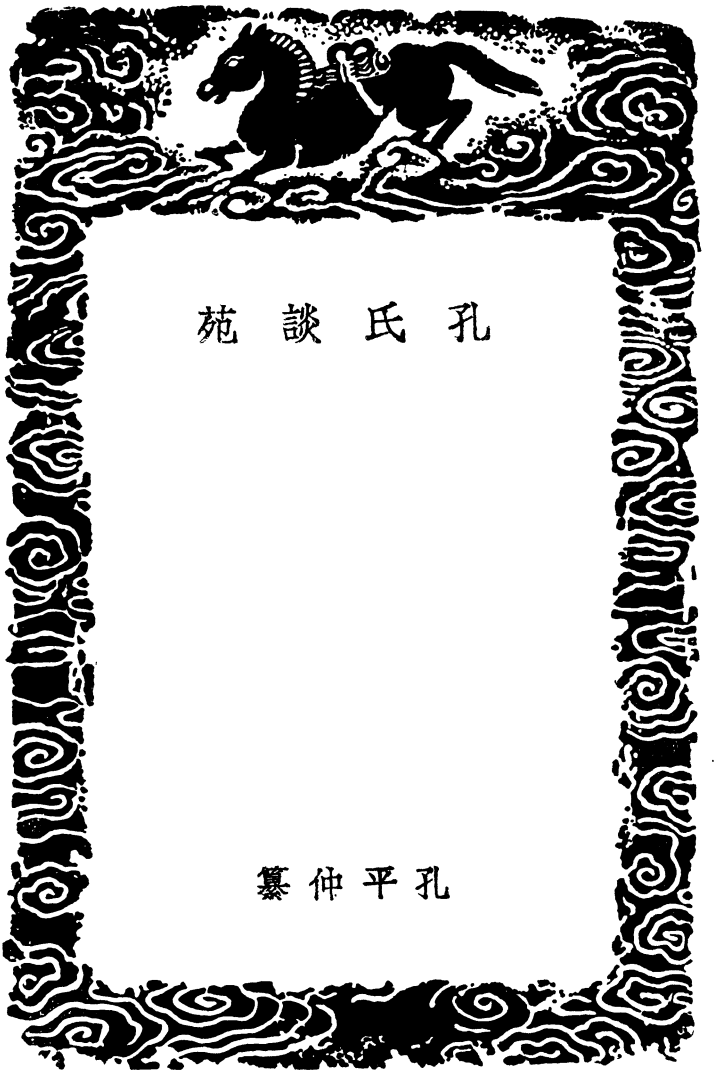
孔氏談苑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孔氏談苑

孔平仲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藝海珠塵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四卷藝海本五卷內容同寶顏本譌脫較多故據藝海本排印有譌脫處則據寶顏本改正又如號石條援手刮之寶顏援作緩王彥祖夢人告試題條其後過試寶顏作第後過省畧祭條遺太常禮院官寶顏遺作知竦議五路進討條營幕中寶顏作營漢中景德佛寺條今二萬九千寺寶顏二作三永叔夢入廟謁神條歐永叔無陽字以下屢見皆然寶顏本有王介甫江寧夾口詩條王介甫學士續題其後寶顏作續其後石曼卿滑稽條吾曹員外郎耳員外郎寶顏作園外狼李後主畫竹題跋條傳正遂明邦直志道題寶顏傳作傳無題字南朝峭漢條惟吾寶顏作推吾呂公槐枝之祥條自春涉冬寶顏作自冬涉春校理與賞花之宴條還似當年下第歸寶顏歸作時花比美女條若教解語能傾國寶顏能作應皆未敢擅改而錄寶顏本異文於此

孔氏談苑

孔平仲纂　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人。宋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貶。英州。崇寧初。召爲金部郎中。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

卷一

呂許公知許州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沉吟久之曰。使殉使殉。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祗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王守忠不赴班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爲之。內中祗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後。乞綴本品班赴宴閣門。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赴。

曹太皇至慈

禁中近清明時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卻無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已密令人描樣矣數日實盞就珠子鞍轡忽傳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莫敢問依旨進入太皇令送後苑折修施珠韉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劣可容體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韉士論皆謂雖神宗純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正仲進光獻挽詞云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呂申公不悅范希文

呂申公作相宋鄭公參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語曰豈有邊帥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不知眞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書將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顧大臣無有對者仁宗曰范沖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擅答書不得無罪然謂之有他心則非也宋公色沮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又二年希文作參知政事宋尚在揚極懷憂撓以長書謝過云爲儉人所使其後宋公作相薦范純仁試館職純仁尚

以父前故辭不願舉。

朝士獻詩

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縻蒼生。朱紱草制云。某官夙負官材。眞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亦長者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固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如爰盎、朝錯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眞廟傳宣令作詩。竟不肯送。

楊大年不願富貴

眞宗將立明肅作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册文。丁云。不憂不富貴。大年答云。如此富貴亦不願。王旦相。罕接見賓客。惟大年來則對榻臥談。卒時。屬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晉公來求昏。大年令絕之。

王文正清德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眞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旦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蘇軾以吟詩下吏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如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馹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价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僎徑入州廨具韓袍秉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韓袍秉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殛惱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僎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僎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遣耳僎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皇甫僎深刻

蘇子瞻隨皇甫僎追攝至太湖廬香亭下以柁損修完是夕風濤湧洞月色如晝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逮者多如閉目窄身入水頃刻間耳既爲此計又復思曰不欲辜負老弟弟謂

子由也。言已有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也。由是至京師。下御史獄。李定、舒亶、何正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卽收其餘窖之土中。以備一旦當死。則併服以自殺。有一獄卒仁而有禮。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子瞻以誠謁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曰。聖主寬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子瞻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夜話。對榻眠。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旣出。又戲自和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以詩被劾。旣作此詩。私自罵曰。猶不改也。

皇甫僕之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寄禁。上不許。以爲只是根究吟詩事。不消如此。其始彈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爲軾憂之。至是。乃知軾必不死也。其後果然。天子聰明寬厚。待臣下有禮。而小人迎望要爲深刻。如僕類者。可勝計哉。

崇德長官清否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藥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華亭鶴

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餧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蝦啄蛇鼠

者。鸛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鰕者不能去耳。

河豚魚

河豚瞋目切齒。其狀可惡。人食之。治不中度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傅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夫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瀹之不熟。眞能殺人。

松江鱸魚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饍材也。味美肉緊。切下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迥不及松江所出之美。

虢石

虢石重重紫白相間。以筆描紫上。援手刮之。紫去白見。隨意所欲。作何物象。至於林木。亦可以棗筆爲之。以手試之。有參差齟齬者。皆僞物也。

枇杷

枇杷須接。乃爲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無核也。

鐵鏡相船法

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隻板者吉。隻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則匠者以法厭主人。木上銳下壯。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兩棟之端合置斗處。以釘釘斗中。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門關。如是者凶。

許敏冤屢見

許敏、明州人。張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以大理評事知縣。嘗因用刑箠殺人。其後冤屢見。但相去尚遠。經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蘇州。其冤漸近。稍至榻與敏夫婦同寢。其始敏夫婦在外。冤臥於內。既而間隔臥於夫婦之間。知其爲鬼。無如之何也。是時詔索天下御容。令轉運司差官護送入京。敏與太守林大卿不協。于上司求行。自京師歸。至汴上青陽驛。其冤逼之。敏死驛中。

僧居和託生

鍾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贍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在京師。是時庠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革。問尼曰。京師誰爲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

宋內翰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誚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畫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免。祁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奴人曰。未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長。形相酷似。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爲絳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虎斑亦難禁。

鍾乳飼牛

禽若訥能醫。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云。冷熱相薄使然。

地中變恠

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即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變恠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煙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過。乃免。有毒氣至腥惡。人間所無也。忽有異香芬馥。亦人間所無也。地中所出沙土。運置之穴外。爲風所吹。即火起煜煜。

虱不南行

虱不肯傃南而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種竹就西北。其

根無不向東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蘆荻

江東蘆賤而荻貴退灘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蘆也明年而爲荻

張安道使虜

張安道言嘗使北虜方宴戎主在廷下打毬安道見其纓鈸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爲戎主也不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爾接伴劉六符意覺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矣

契丹魚鰾

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花

女眞國

匈奴尤畏女眞國范純禮嘗聞彼使云女眞國人長馬大其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也徐禧覆於永洛是時匈奴方苦女眞侵擾故帖然自守不敢爲中國患

收冰法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堅而奈久冬至後所收者多不堅也黃河亦必以冬至前凍合冬至後雖凍不復合矣川中乳糖獅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壞冬至後者易敗多蛀陽氣入物其理如此

雲臺道士

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肉畜婦人巡檢姓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夢爲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幷追馬勘鞫獄具各決脊杖七十既寤覺脊間微疼潰而爲瘡自知不濟亟往詣馬馬已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於背二人俱卒

朱陽鳧鴈

虢州朱陽鎭一夕鳧鴈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遽旦鳧鴈死於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汚其嘴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敢買蓋此鎭未嘗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臧焉

象耳有油

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牲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矣

宣醫喪命勑葬破家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勑葬破家蓋所遣醫官云某奉勑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往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勑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羅三疋他物可知也元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眞氣衰不能制客陽竟以薨背朝廷遣使問後事病亂中誤諾勑葬其後子姪辭焉

王彥祖夢人告試題

王彥祖學士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夢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

如此。是歲省下。其後過試。乃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知雷州。召爲館職。試明王謹於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彦祖名汾。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

軷祭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軷祭。舊制遣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軷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軷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軷材也。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嘗接。其舅姑憐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獻再娶而悍。一旦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時京城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羌人自相君臣

羌人以自計構相君臣。謂之立文法。以心順爲心白人。以心逆爲心黑人。自稱曰倘。謂僧曰尊。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處佛。人好誦經。不甚鬬爭。王子醇之取熙河。殺戮甚衆。其實易與耳。

定僧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漢軍執之。此僧曰。吾有銀與汝。勿殺我也。漢軍受其銀。斬其首。白乳涌出。

夏竦西伐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牓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俾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撋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慙沮。

竦議五路進討

竦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祕密。處置軍馬。分擘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鎖於一大櫃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駭。陰令訪求甚急。既數日。却在櫃上。竦進兵之計遂格。由此懇乞解罷。得知蔡州。其後韓絳西討。河東起兵八萬人。時太原遣卒三千。皆丁壯強硬。令至軍前交割。曉夕奔走。饑不得食。困不得息。既而班師。不用遣還。形已如鬼。風吹卽仆。假使見虜。則不戰成禽矣。元豐四年西伐。西人遠引清野。以老我師。高遵裕領衆深入。不見一人一騎。直扣靈武。靈武城甚堅。若有守者。我師營幕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賊得爲計。中夕決河水至。我師潰焉。故責遵裕知坊州詞云。比以兩路銳兵進攻靈武。而亡士潰卒。職汝寡謀。遵裕再責郢州安置。

夏安期奔喪不哭

夏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毫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

邢昺子干恩澤

邢昺疾亟車駕幸其第。其子干恩澤。幷乞不赴葬。王居白待制病。猶子侍疾。祈遺表奏薦焉。

張詠白超用事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無他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眞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況。眞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蠻功

熊伯通有平蠻之功。太常少卿范純禮言。至蜀中。親聞其事。涓井蠻本誘之降。降者百餘人。本授計主簿程之元。兵官王宣令毒之。本猶慮其變也。檥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約云。若事諧。走馬相報。之元等以曼陀羅花醉降者。稍稍就禽。令走馬報本。本急拏舟順嘉陵江而下。頃刻至禽所。斬訖尙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賞擢以至兩制。

雄霸用蒲葦爲凌牀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床。官員亦乘之。

香孩兒營

江鄰幾云。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爲香孩兒營。

孔氏談苑

卷二

活堯舜

熙寧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

熙河之師

熙河之師。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內殿崇班錢五千貫購之。熙寧六年。木征降於常珂諾城。王韶奏以爲令王君萬、韓存寶招呼。李憲奏以爲與燕達納其款。韶、憲爭功。隙由此啓。上嘗對呂惠卿稱憲禽木征之功。蓋憲之面奏詳於韶之條奏故也。安南之師。上欲遣憲與趙卨往。韶時在樞府。與王安石共爭之。由是罷憲而遣郭逵。上不平二公之爭。使憲舉河西。既而逵敗績而憲有功。故上益以憲爲可用焉。高若訥作中丞。與小黃門同監修祭器。遂同書奏狀。議者非之。

宋鄭公爲國惜體

寶元中。夏英公以陳恭公不由儒科驟躋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傾英公。英公除集賢。有臺章。恭公啓換爲樞密使。英公知之。意愈快快。是時西北有警。英公能結內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題。如策試制科者。教仁宗以試兩府大臣。欲以窮恭公之不學也。一日仁宗御資政殿。見兩府出此題。署云付陳執中等。兩府

踐受開讀次已見小黃門設矮卓子具筆硯矣英公色欲揮翰其餘皆愕然相視未知所爲（宰相陳公、賈公・參政宋鄭公、文潞公）宋鄭公徐奏曰陛下所問皆臣等夙夕謀謨之事臣等不職陛下責之可也若策試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備位執政不可下同諸生乞歸中書令中書、密院各具所見以對仁宗俛首面赤云極是極是既退恭公謂鄭公曰適來非公之言幾至狼狽鄭公曰某爲國惜體非爲諸君地也中書所對皆出鄭公之筆極攻密院之失是時顯立仇讐矣人言紛紛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跡又撰一策題故爲語言參差或失黏或不對欲如禁中親制者教仁宗以策試兩府兩制然間有三兩句絕好處人亦識其爲英公詞也仁宗寬容亦聽之一日召兩府兩制對於迎陽門外又出此題付之然英公之迹終不能晦焉

孫奭侍讀上益莊

孫奭尚書侍讀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視或足敲踏床則拱立不讀以此奭每讀書則上體貌益莊王隨佞佛在杭州常對曇長老誦所作偈此僧既瞶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以不聞也隨歎賞之以爲禪機之妙

仁宗祫享恭虔

仁宗祫享之際雪寒特甚上秉珪露腕侍祠諸臣裹手執笏見上恭虔皆恐惕揎袖

王安禮以名位自許

神宗以星變祇懼許人上封事言得失於是王安禮上書語頗訐直上微不悅以示王珪珪曰觀安禮所言皆是臣等執政後來事無一字及安石所爲者其意蓋怨望安石在外專欲譏切臣等耳安禮每對臣

言云似你名位我亦須做上笑曰大用豈不在朕而安禮狂妄自許如此後一年安禮自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

京城侵竊之敝

修內前涉子木計用方圓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雷大簡判設案御廚每日支麵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南郊賞給皇子料錢

江鄰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宮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祿令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主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後月給千貫

景德佛寺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二萬九千寺陳述古判祠部云章伯鎮勘會省案歲給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眞廟三千石仁宗八萬石

元旦占候

江南民言正旦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年正旦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種雨百姓

苦蓋芒種須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船入市者。雨多也。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禪師惠南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兩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絕有效驗。京東一講僧云。雲向南雨覃覃。雲向北。老鸛尋河哭。雲向西。雨沒犂。雲向東。塵埃沒老翁。言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效驗。大理少卿杜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也。須晚晴乃眞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顏視月占旱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雨沾足爲爛雨。

紫姑神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屬文。其書畫似唐人。應對機捷。蔣山法泉長老曰。問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禮拜來。不惜口中口爲你說破。泉曰。試說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學之流。神曰。去。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將拄杖來。良久。書頌曰。鍾山鍾山。今古長閑。天邊雲漠漠。澗下水潺潺。或寫此一段語寄示李之儀。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儀答曰。法泉所謂雪上加霜也。

司馬遷之誤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廁神

紫姑者廁神也金陵有能致其神者沈遘嘗就問之卽書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遘問三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遘近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嘗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靈灰云猶裏猶裏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他新法便得也

鷺鷥

人畜鷺鷥難馴熟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間競養銅觜至九月多死鴟生三子內一子則鷹也然鴟多生兩子也

鯇魚

小池中魚至九月十月間宜取投大水中不爾冬間俱凍死鯇魚惟食草人刈草以飼之至八月則不食至三月復食如初

駮馬

馬子忝其母則生駮馬此逆亂之氣所爲也

雞舌香

雞舌香卽丁香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故郎官含雞舌香取其便於奏對正是今之丁香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卻有丁香最爲明驗俗醫取乳香中如柿核無氣味者謂

之雞舌香殊無干涉新補本草重出二物蓋考之未精也海東麻子大如蓮實陝西極邊枸杞大可杜葉長數寸人有在韶州見自然銅正如金粉價貴於金邵化及爲高麗國主治藥云人參極堅用斧斷之香馥一殿今之醫者治病少效殆亦藥材非良也

端月

仁宗朝王珪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爲與上名音相近也

永叔夢入廟謁神

歐陽永叔作校勘時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後責夷陵元珍爲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焉

狄青夢宰相蔡確

陳州有顯（下一字神宗諱）廟狄青知州日夢廟中有牓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爲舉人青訪知姓字召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夢得郡

王汾作館職忤王荊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貧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爲參知政事汾亟往禱之厚之云荊公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荊公屢爭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幾荊公果出金陵吳冲卿當國汾又禱卽日得兗州到官數月尋釋此夢所謂元公

乃竟州也、

劉庠夢登第在林希後

林希於章衡牓下及第。在期集處。劉庠相揖云。久欲相見。有少事言之。希問其故。曰。庠嘗夢登第在公後三名。故欲識公也。希自計。唱第時。劉庠始在第三甲。以前舉不曾赴殿試。今舉直赴殿試。例降一等作第四甲頭。又隔數十名。方喚到希。以希嘗爲南廟解元。仁宗令升綴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喚到李實。實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綴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經第。張巨已於第四甲進士登科。又中明經。是時中兩科者。例升一等。於是升綴第三甲末。自希數至劉庠。正是第三名。凡兩日之間。更四人者。方符此一夢焉。

李憲專理西方之事

元豐間。內臣李憲專領西方之事。葉康直爲轉運使。以糧草不辦。一日有御寶劄子付憲。葉康直處斬訖奏。憲近習也。祕而不宣。自料云。不過中夕。必別有指揮。中夕。扣門甚急。果有劄子至。葉康直刺面配永興軍牢城。憲云。亦未也。又持之。明日早。劄子至。葉康直枷項送渭州取勘。憲召康直。以三劄示之云。須至奉枷矣。遂枷項送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無事。任使如故。今以龍閣作帥秦州。

王荊公夢升僕射廳

王荊公初拜僕射。握婿蔡卞手曰。吾止於此乎。昔年作舉人時。夢升一廳事。人指其牓有僕射廳字。曰。他

時君當爲此官。今夢驗矣。官制行。換爲特進。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夢之不應也。公讓不拜。半年方報。再讓。又數月方報。比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終於特進焉。卞爲予言如此。

王曾賦梅花詩

王曾在青州爲舉人時。或令賦梅花詩。曾詩云。而今未說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識者已許曾必狀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吳感寄折梅詞

王琪知歙州。吳感作折紅梅小詞寄之。琪以詩答之云。山花冷隔何堪折。一曲紅梅字字香。

王介甫江寧夾口詩

王介甫有江寧夾口詩云。茅屋淞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人或題之於壁。王介甫學士續題其後云。江南村裏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貴詩。荊公聞之。但笑而已。

劉攽滑稽

劉攽貢甫。性滑稽。喜嘲謔。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攽爲之作眞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鳴。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寧中爲考官。出臨民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嘉問字望之。

石曼卿滑稽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後試館職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則必破次遷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勸以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詼諧對曰某授誥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天禧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續除參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喇劉攽

王汾喇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爲墳耳

顧將軍

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祿寺丞移太常博士顧子敦自給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師語曰治禮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顧將軍子敦好談兵人謂之顧將軍也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舉令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酋云。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問其故。曰。若非半夏厚朴。何故謂之薑制之。

李公擇種竹

李公擇於祕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云。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諡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耶。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

邢訓

邢恕有文學辯論。然多不請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竟坐教朝士上書奪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自襄州移領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訓。蓋譏之也。

孫莘老不甚言事

孫莘老爲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辭位得宮觀。劉貢父作告詞云。未得聞生之奇論。今乃以疾而固辭。亦譏之也。

趙昶婢善吹

朝士趙昶有兩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遺子瞻。子瞻以斲笛報之。幷有一曲。其詞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日斜風裊。又云。自桓伊不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清霜曉昶曰。子瞻罵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劉子儀意望兩府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兩府頗不懌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但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淸涼散便安矣蓋謂兩府始得靑涼傘也張唐公謚錢思公作文墨公諸子縗絰邀執政訴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東山一寸金也

王洙侏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也王曰何故答云逢這短暑蓋譏王之侏儒

館中鐵火罩

館中鐵火罩鄭天休戲王元叔云此王將軍兜鍪亦謂其侏儒也

狄靑王伯庸同在樞府

狄靑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常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大慙

眞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卿臨行有人贈詩否朴對曰臣妻一首云更無落魄耽盃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

梁灝八十二作大魁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靑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

孔氏談苑

卷三

李文靖先機

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因減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敷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義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主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背旦續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資識也文靖沆謚也

鴉頭

鴉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實之中使出外勾當皆賫知委狀敢妄奏他事皆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杜德孚出家

眞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德孚者昭憲太后之姪女也迎鴉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埋銘

陸經多與人寫埋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啓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朱砂膏治白花蛇毒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縣中版簿有退丁者。非蛇傷則虎殺之也。州連蠻獠。三月草長蛇盛。則當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蟄。則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藥。取蛇倒懸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不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麵和作四丸。中此毒者。先吐血。須臾五臟壞。滿潰爛。李純之少監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純之以藥救人無數。仍刻其方以示土民。

吳長文使虜

吳長文使虜。虜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南使觀之。須臾剝剔了。已昏夜矣。數兵煮其骨食之。皆嘔血。吳左丞留雙腎於銀器中云。此最補煖。旦欲薦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爾。不敢洩。埋之而去。虜中大寒。匕箸必於湯中蘸之。方得入口。不爾。與熱肉相沾不肯脫。石鑑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楪子。沾唇如烙。皮脫血流。淋漓衣服上。

丁諷病客至加多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奴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之病以好色。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及。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逾於未病時。蓋其來不專爲諷也。

宰臣封公

宰臣食邑滿萬。始封國公。

郊祀衣

郊禮前省內官衣錦後省衣繡

後苑鍍金

後苑銀作鍍金爲水銀所薰頭首俱顫賣餅家窺爐目皆早昏賈谷山采石人石末傷肺肺焦多死鑄錢監卒無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諷久居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久冷乏資由此獲美醞盈室焉

石學士鹽

石曼卿王氏壻也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賒曼卿亦不爲人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石學士鹽

停居之人省言語

眞皇上僊執政因對奏寇準與南行一郡丁謂至中書云雷州司戶王曾參政云適來不聞有此指揮丁云停居主人宜省言語王悚息而已蓋王是時僦寇宅而居

晏殊誤宜入禁

晏殊言作知制誥日誤宣入禁中時眞皇已不豫出一紙文書視之乃除拜數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職上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殊奏臣恐洩漏乞只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而不敢言

王曾之直

眞皇上僊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曾作參政當秉筆至云淑妃爲皇太妃曾卓筆云適來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耶衆皆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

澶淵之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贊金陵之行持遲未決遣訪寇準準云惟有熱血相潑爾浸潤者云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兵息民安天意悅豫而欽若激以城下之盟欲報東門之役既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教鎭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也

王欽若嚇丁謂

丁謂在崖州方奕棊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馬蕭錢

夏守恩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守恩受之。夫人別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又章獻上僊。內官請坐甲。王獨以謂不須。與國寺東火。張耆樞相宅近。須兵防衞。王不與。以此數事作樞密副使。

省試題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噱。

開封多有皇親所據

永叔云。開封多爲皇親所擾。送一卒云。爲鵪鴣飛而不下。

韓魏公夢驗

韓魏公嘗夢崔侍郎在客位。及覺。問客將有何官客云。崔縣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尙書。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李後主畫竹題跋

魏氏有李後主畫竹題跋甚多。其一云。宗孟嗥清臣誠一同觀。又有李書云。元豐辛酉清明後三日。中書昭文位觀。傅正遂明邦直志道題。三公執政張誠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接伴

程戡侍郎自言爲御史時接伴虜人張觀中丞教之曰待之以禮答之以簡戡佩服其言或云不然虜人見人語簡便生疑心極惱人不若曠然以誠接之

事不要做到十分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一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韓稚圭教一門生云穩審著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福建賊廖恩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南爲之騷然凡恩所經涉監司守將皆坐貶絀其餘相連得罪者不可勝計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頗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家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焉

杜祁公奏不放監稅職

杜祁公爲樞密使內降某人與近上班行停之數日同列促之不聽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是誰奏請容商量初不宣諭再三論之方云是貴妃誕育時產媼之子又再三論之只除三班借職又求監都商稅

院公奏云此係三司舉官一歲四十萬貫稅額堅持不可猶得南排岸

張惟吉請謚

入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殿一夕爭之至明時宰阿諛順指惟吉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陳執中以不正諫前事至死禮官謚曰榮靈

晏梴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汎舟湖中只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呼曰晏梴使柁不正也

監司預遊宴

范希文知鄧州是時法網闊疎監司尙預游宴張去惑爲提點刑獄醉中起舞既而曰啓諫議壞了提刑也

朱柬之言音律

朱柬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永叔爲太守杜彬作倅曉音律永叔自瑯琊山幽谷亭醉歸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餘永叔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聶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尙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

東之後驗事

朱東之云。昔年爲宿州符離令。孫元規以節副安置。每來縣中打毬射弓。後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起知慶州。元規私語朱云。當時作樞副。以不讀溫成册出於水門外。濮王送書相別。稱美其節槩。亦有書答之。後來驗書。乃英宗詞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也。

唐子正遇道人

唐子正桂州人。爲舉人時。入京。道中遇一道人。衣服破敝。人皆疑其盜也。疎之。道人者辭去。留一詩與蔡州門卒。候唐過予之。驗其日。乃辭去之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詩曰。知汝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僊。又云。直待角龍危燕會。好來黃壁臥林泉。後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州。交阯入城。子正自縊於官舍壁下。乃熙寧九年正月二日也。歲在丙辰。故曰角龍。正月二日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予兒童時。已聞此詩。驗於三十年後。乃知交阯一覆三州。殺人無數。亦非偶然爾。

李儀諫官

賈易以諫官責知懷州。替鄭佾赴闕。李之儀夢鄭佾依舊知懷州。數對親朋言此夢。既而易以到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佾已知單州。待闕尙遠。自言於朝廷。復以懷州還佾。之儀之夢遂驗。

吳充病贅

吳充病贅。仁宗見之揜鼻。既而諭執政曰。充病甚矣。其後執政進擬差除。不敢公去充。但於姓名下小書

病字以是終仁宗世充罕至京師一旦神宗卽位充歷踐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贊比舊加大穴且腥甚而上不惡焉則夫命之至也雖病也有物蓋之矣

本草白字藥多驗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是後人益之

唐帥興河役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苹爲滑帥田宏正爲魏帥興河役力省工倍他時未嘗略爲患也

館中疾王文穆

館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陳越寢如文穆之屍石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後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不下

蘇渙押伴

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幞頭四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爲壁衣

杜祁公引年

陳執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許止除少師物論喧然富彥國在鄭葉道卿在靑皆不平之執中守亳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臥京第者踰年又五年方許致仕是時富公作相欲矯前事耳

猴部頭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常在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熟視梁祖。忽奔走號擲。褫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怍。

陳靖附婢子語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既而泣下。向欲質以一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誣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酆都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記其說。明年。車駕游池。宣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妄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郭逵伐交州

郭逵伐交州。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洩。諸將近燈火縈縈觀之。徐熙嘗見之。云如一部尚書多禧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猝之際。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聲。仰諸軍多養猪。如象則以錐刺猪。猪既作聲。象自退走。

余靖不修飾

余靖不修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塔。時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永叔夢爲鸜鵒

永叔夢爲鸜鵒。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特異。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旣娠。白毫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呂文靖惡黨盛

宋庠罷參。鄭戩罷樞。葉清臣罷計。吳安道罷尹。蓋呂文靖惡其黨盛也。時數公多以短封庾詞相來往。如青骨不識字。米蒂子作版之類。青骨謂蔣堂。時諺謂知制誥爲識字。待制爲不識字。楊吉作發運。以米餉權要。得戶部副使。

李修撰母之始冠

李昭遘修撰自河中移知晉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髮髻。姑亡始戴冠。今士大夫家子婦三日已冠。而與姑宴飲矣。

渴睡漢及第

呂文穆薄遊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旦覽之曰。旨哉旨哉。

豈弟君子

王介得知常州劉貢甫以語譴之介曰貢甫非豈弟君子貢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卻是打爺知州常州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爺橋

白黑簡心

白黑簡心此東漢書語也或以命謝師直之告詞譏其好奕也

蔡立知死憑崔氏女語

蔡立知江州後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轂之女病瘵而死憑於崔氏之女凡語言皆怨其後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蟲轉以付人以與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勸之令勿自殘賊親眷今不與矣其始已議攢殯袁氏云吾無兒女他日誰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時袁氏所憑之女忍痛之聲聞於外焉

沈文通說報應事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爲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大理寃枉

福州奏販鹽賊謀者四五人隨者四十人大理斷官趙衍審刑詳議祝諫盡斷死罪衍尋卒臨命自語人寃枉殺人諫通判揚州未幾亦卒

畢從範前燭屢滅

知江州瑞昌縣畢從範素健無所苦。一夕會客。客前燭皆明。惟從範前燭數易屢滅。是夕。得暴病卒。蓋陰氣先有所薄爾。

輪迴再生

知虔州朝議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一子也。其母以屢失子。於病風作時嚙臂志之。比再生子。齒痕隱然在其臂。乃知輪迴再生之說爲不誣爾。大夫名良輔。南京人。

孔氏談苑

卷四

太祖因陶穀而重儒士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改元乾德後於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穀曰此僞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國家有二錢不著年號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五鳳齊飛入翰林

太祖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御史有言不先白中書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眞宗取士必視器識

眞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彥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距聞公鍊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

學士入劄子不著姓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呂文穆賢於李衞公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爲賢於李衞公遠矣。

奏事非表狀謂之榜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眞宗因夢得蔡齊

眞宗臨軒策士。夜夢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執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軍中有范西賊破膽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帥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堯佐、字希元。修眞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人。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狄青爲名將

狄青、字漢臣。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謂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

王旦致太平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慶歷聖德詩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清廟。無以加也。慶歷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歷聖德詩。

范文正公復本姓謝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姓。謝啓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嘗改姓故也。僞蜀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夏文莊公早秋詞

景德中。夏文莊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堦英蘭諱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上大悅。

王文康公重厚

王文康公詩曰。衆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厚者之辭也。

裴晉公賦有平淮西志

詩見人志。賦亦可見焉。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賦有將相器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材。亦見於此賦矣。公爲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於旱。不旱則無所施。公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事。驟加進擢。妥靜則置而不用。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賦有宰相之意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擇任羣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可見矣。

寇準如魏鄭公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大雪賜學士詩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三河爲帶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錦繡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又謂之不錯事尙書。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仁宗體備中和之氣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敺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南朝峭漢

姚跂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鶻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峭漢惟吾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雨中作樂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上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非弔問不得行尺牘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刋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餘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淳化草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誦宣無俸突無煙唯

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應制上元詩

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茶磨銘

山谷作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

上元五夜燈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翰林依樣畫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上馬杯

眞宗次澶淵。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敵也。何人爲朕守魏公曰。知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以爲守。王公聞命。茫然自失。萊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王入魏。戎虜滿野。屯塞四門。終日能坐。越七日虜退。召爲平章事。

生日獻范蠡游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日致仕。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也。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

韓愈赴會詩不合鬧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

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閑

宰相朝議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執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於論道矣遂爲定制

宰相當用儒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甚進用及南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綏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

乂手揖三公

眞宗召种放至闕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秪乂雙手揖三公上召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皁囊十軸書乃放所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荊謝之

楊大年喜朝京闕詩

楊大年年十一舉神童至闕下參政李至令賦喜朝京闕詩云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岧嶢曉登雲外嶺夜

渡月中溯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西池唱和詩

元祐中祕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衫垂秦少游云簾幙千家錦繡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太宗以棊避六宮之惑

太宗善奕棊諫臣乞竆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壅遏萬機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壽王三僕皆將相才器

太宗八子眞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諸公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觀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也

李仲容釋官家二字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眞宗飲量無敵欲敵飲則詔公一夕上名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曰蔣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眞所謂君臣千載遇也

陳堯咨自號小由基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堯咨俱位至宰相。弟堯咨尤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馮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將迎迨無虛日。然弓矢衆無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手之金魚墜地。

帝王兒不必會文章

太祖問王宮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侮文弄法吏欺罔耳。

孔氏談苑

卷五

閤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閤故有閤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卽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韓魏公捧天之夢

韓魏公知泰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翰林學士金帶朱衣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紗籠中人

李藩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其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果至台輔

鑄兎膽爲二劍

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兎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鏌鋣。

釣鼇客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鼇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卜釣時取此等懵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祜謁李紳。亦稱釣鼇客。李怒曰。既解釣鼇。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曰。以何爲鈎。曰。以月爲鈎。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燒尾宴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入羣。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爲燒其尾乃化。

碧巾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鄉大以爲恥。竟不捶一人。

麴生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眞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敲門。稱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美。談論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化爲瓶榼。中有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以春名酒

韓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鄂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歐公相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聞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池魚達理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塼甃四圍皆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龜守則爲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神不衰久而自然達理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

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制勅用黃紙

唐日歷上元三年三月勅云。制勅施行。既爲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並用黃紙書之。

徐堅初學記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耳。

呂公槐枝之祥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沿幹入洛。鎖室而去。自春涉冬方回。啓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自煖杯

唐內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暖杯。

游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明皇因名之爲游仙枕。

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混金書帖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至文宗時。遂寢此儀。

半仙之戲

宮中寒食時競立秋千爲樂。明皇呼爲半仙之戲。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時人謂之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及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探春之宴

都人士女。正月半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名覆金甌

明皇命相。先以八分書書姓名。金甌覆之。

管子文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爲筆。

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靈鵲

院中有雙鵲栖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云。卻聞靈鵲心應喜。并予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栖。蓋爲此也。

校理與賞花之宴

賞花釣魚三館惟直館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退。太宗時。李宗諤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憀卻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下第歸。上卽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

傳呼狀元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視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在胞宰相不可加毒

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煑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煑再覆。又煑而加火焉。困甚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花比美女

後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

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淵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兄弟數人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同時相先後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幷厚之名絳。名皆從糸。始悟弟兄之說。

名刺門狀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鳳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瑣門千里。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有鳳銜。

汗衫所起

古者朝宴。衮服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中有明衣。皆汗逐之狀。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魚袋所起

三代以韋爲笏袋。盛笏子及小刀磨石等物。易爲龜袋。唐永徽中。四品官並給隨身魚。天后改魚爲龜。唐

初卿大夫沒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爲褒飾沒則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魚更不追取

腰帶所起

古有革帶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詔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

官銜之名

官銜之名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面花所起

婦子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黥跡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執笏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來惟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石坐云便爲將來故事

瓜上金梭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寇準守北門

寇萊公守北門虜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答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封置鼓樓

齊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槌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禽獲諸村置鼓樓自此始也

宣赦建金雞

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覩之

步行學士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用筆之法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屈折處亦當中無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散草飛草之法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白雁爲霜信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裲襠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記曰竹根有鼠大如貓色類竹名竹豚一名稚子

唐末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御製詩遂爲故事仁宗詩尤多有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何如

駔儈

今人謂駔儈爲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𠂆牙似𠂆字因轉爲牙今人謂万爲力謂千爲撇但數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𠂆牙耳

作詩如雜劇

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也。

作詩貴圓熟

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圓熟也。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作者並驅矣。

鳩車竹馬之戲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壺郎金柝之稱

掌漏官曰壺郎。潘岳謂刁斗曰金柝。今銅點是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孔氏談苑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孔平仲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會）

G一七八七上

宏